

颜师古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考辨

崔富章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论语类”著录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，唐颜师古加注曰：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。”南宋以后，围绕《孔子家语》这部书，有疑、信之分。疑其伪者，借颜注以声张，说“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”^①；信其真者，面对颜注，百思不得其解，“颜氏所说含义有些模糊”^②。

传至今天的《孔子家语》四十四篇，基本上就是颜师古所谓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，关于这一点，学界无异议。依逻辑推理，颜师古不大可能看到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之外的传本，就是说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本，颜师古已经无缘得见，早已失传了。那么他根据什么作出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这般不留余地的判断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有多种推测。我以为，不劳远求，颜注的底气，就来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母体——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。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”^③，也就是说，刘向主持整理国家藏书，每完成定本，并由竹转写于帛，刘向必写报告一篇（当时称“录”，或称“书录”），连同本书，上奏皇帝“御观”。“录”的体例，一是报告整理概况，某书采集若干篇，除复重若干篇，认定若干篇（具列篇目），校订文字若干（举例）等；二是作者生平事迹及本书要旨得失，以期诱导“今上”。试以《列子书录》为例：

天瑞第一	黄帝第二
周穆王第三	仲尼第四（一曰极知）
汤问第五	力命第六
杨朱第七（一曰达生）	说符第八

右新书定著八篇。护左都水使者、光禄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书《列子》五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常书三篇，太史书四篇，臣向书六篇，臣参书二篇，内外书凡二十篇。以校除复重十二篇，定著八篇。中书多，外书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十一，影印乾隆五十九年浙江刻本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769页。

②李学勤：《孔子家语通解序》，齐鲁书社，2009年，第1页。

③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1701页。

少。章乱布在诸篇中。或字误以尽为进,以贤为形,如此者众。及在新书有栈,校讎从中书,已定皆以杀青,书可缮写。列子者,郑人也,与郑繆公同时,盖有道者也。其学本于黄帝、老子,号曰道家。道家者,秉要执本,清虚无为,及其治身接物,务崇不竞,合于六经。而《穆王》、《汤问》二篇,迂诞恢诡,非君子之言也。至于《力命》篇,一推分命;《杨子》之篇,唯贵放逸;二义乖背,不似一家之书,然各有所明,亦有可观者。孝景皇帝时,贵黄老术,此书颇行于世。及后遗落,散在民间,未有传者。且多寓言,与庄周相类,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。谨第录。臣向昧死上。护左都水使者、光禄大夫臣向所校《列子书录》。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。^①

可以想见,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所载《孔子家语书录》,体例亦当如是。颜师古根据书录中著录的篇目校四十四篇本,发觉篇目有异,差池颇多,因此判断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刘向校定本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。这原是极自然的事,南宋后期有人提升到“真伪”高度,显然是小题大做了。

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失传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受体例所限而删掉了刘向的“录”,我们无法得知刘向整理校定的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的具体篇目。宏观考量,它不可能超出四十四篇,倒是少的可能性更大些,刘向校书,篇卷合一乃是常例。为什么会少?少了哪些篇?北宋末年刊刻《孔氏家语》十卷四十四篇本^②,卷十所载孔安国之孙孔衍上汉成帝书,为我们提供了打开密室之门的钥匙:

臣祖故临淮太守安国,建[逮]仕于孝武皇帝之世,以经学为名,以儒雅为官,赞明道义,见称前朝。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,得古文科斗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,世人莫有能言者,安国为之[改]今文读而训传其义,又撰《孔子家语》。既毕,会值巫蛊事起,遂各废不行于时。然其典雅正实,与世所传者,不可同日而论也。光禄大夫向以为其时所未施之,故《尚书》则不记于《别录》,《论语》则不使名家也。臣窃惜之。且百家章句,无不毕记,况《孔子家语》,古文正实而疑之哉?又戴圣皆近世小儒,以《曲礼》不足,而乃取《孔子家语》杂乱者,及子思、孟轲、孙卿之书以裨益之,总名曰《礼记》。今尚[向]见其已在《礼记》者,则便除《家语》之本篇,是灭其原而存其末,不亦难乎?臣之愚以为:宜如此为例——皆记录别见。故敢冒昧以闻。^③

①录自浙江书局辑刊《二十二子》本,清光绪二年翻刻世德堂本。

②北宋本今已不存,传世有明末毛晋汲古阁翻刻本、清光绪二十四年刘世珩玉海堂影刻本。

下文所引孔衍上书、孔安国叙录,均据玉海堂本。

③此上书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八十四引录,则其出于宋刻本无疑。□内两字,据《文献通考》补;“逮”字、“改”字,据《文献通考》改;“尚[向]”字,《文献通考》无,据上下文意校改。

原来是刘向自定标准,凡已见于大、小戴《礼记》各篇,皆从孔安国撰集四十四篇本中删除,瘦身为二十七卷。虽篇目不完,以其自有主张,亦有所遵循,颜师古不以残本目之,而视之为与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不同的另一个系统,如此而已。

刘向以本家自居,志在政治,屡上封事,极言异姓之害。成帝为外戚所困,已经无心朝政,“书奏,天子召见向,叹息悲伤其意,谓曰:‘君且休矣,吾将思之。’”^①刘向人生价值的实现,在奉命领校国家藏书,撰集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(刘歆完成)等目录学经典著作,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献学奠基人。但不知何故,他对孔安国的学术成果,采取排斥态度。整理著录“《尚书》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”,这当然是必要的,但排除孔安国“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”的《尚书传》五十八篇,则后果严重。古文简册不转写为今文,西汉时期已经难以传播。图书被视作古董,失传是迟早的事,除非有特殊机缘,遇适存环境,又不为盗掘破坏者,侥幸例外。《孔子家语》无可取代,刘向则以大、小戴为本,对《家语》施行外科手术,过度治疗,形同残疾。终于在成帝末年,孔家强烈反弹,博士孔衍告御状,打顶级官司,矛头直指刘向。“奏上,天子许之,未即论定,而遇帝崩,向又病亡,遂不果立”^②。考虑到刘向跟成帝的亲密关系,这就算是胜诉了,孔衍上书暨其附件《孔氏家语》四十四篇并孔安国叙录(南宋以后有以为王肃伪作者,下文将予以辨析),被宫廷正规收储,历经动乱而不灭,宋刊《孔氏家语》十卷,正是那场官司中原告文件的整体再现,何其幸哉!《尚书传》五十八篇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《古文尚书》,东晋以后,发生真伪之辨。真的什么样?不明白。所谓“伪”《孔传》,能全盘否定吗?流传过程中的附著“层累”,真的能屏蔽其本初的光芒吗?刘向看似小小的失误,为学术界埋下一大隐患。清华简能否驱散迷雾,拨云见日,人们拭目以待。

关于《孔子家语》,特别是卷十所载孔安国叙录(含世谱事迹)、孔衍上书等文献,唐人无以为“伪”者,屡见征引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书类”小序“《古文尚书》者,出孔子壁中”颜师古注:“《家语》云,孔腾字子襄,畏秦法峻急,藏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于夫子旧堂壁中,而《汉记·尹敏传》云孔鮒所藏。二说不同,未知孰是。”^③注引孔腾藏书壁中事迹,就出自《孔氏家语》卷十孔安国世谱中,其文曰:“子襄名腾……子襄以好经书,博学,畏秦法峻急,乃壁藏其《家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尚书》及《论语》于夫子之旧堂壁中”,这是唯一文献源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失载),颜师古把它与东汉国史《汉记》并列,非同寻常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儒家类”著录“《谰言》十篇,不知作者,陈人君法度”颜注:“说者引《孔子家语》云孔穿所造,非也。”^④“孔穿所造”,孔安国世谱“子高名

①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,第1963页。

②《孔衍上书》结尾这几句话,应是在成帝驾崩、刘向病亡之后,主管官员归档时所记。

③《汉书·艺文志》,第1706、1707页。

④《汉书·艺文志》,第1728页。

穿,亦著儒家语十二篇,名曰《谏言》”云云乃是唯一文献源。班注“不知作者”,乃摘自刘向的“录”(载于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)。颜师古既尊重《艺文志》班固原注,又借“说者”口吻引述《孔子家语》世谱文献,亦不失为负责任的态度。这同样证明,他不认为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是伪书。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载孔子九世孙孔叡[藁]以功封蓼侯,高祖“六年正月丙午,侯孔藁元年”,司马贞《索隐》引“姚氏案:《孔子家语》云‘子武生子鱼及子文,子文生叡,字子产。’《说文》以‘叡’为‘积聚’字,此作‘藁’,不同”^①。小司马由姚氏转引《孔子家语》云云,孔安国世谱“子产后从高祖,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,以功封蓼侯,年五十三而卒,谥曰夷侯。长子灭[臧]嗣,官至太常。次子襄,字子士,后名让,为孝惠皇帝博士,迁长沙王太傅,年五十七而卒”之说也是唯一文献源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失载)。《孔子家语》以上记载,既可与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、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相互印证,又足以补正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之缺失错乱^②,其文献可靠性,毋庸置疑。颜师古、孔颖达、司马贞、张守节诸家,皆不以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为“伪”,一再称引。颜师古引以注《汉书》,孔颖达引以注《春秋左传》,司马贞、张守节引以注《史记》,传承有序,信赖有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十一《孔子家语》提要所谓“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”云云,“不能废”是事实,说唐人“知其伪”,则是没有文献支持的想当然之辞,不能成立。

南宋后期,王柏突发异议,以为《家语》是王肃托名所作^③,但他往往称引孔安国叙录中之语为立论之证^④,则他似乎又不以序文为伪。这样的逻辑混乱表明,王柏所见宋本《家语》王肃序与孔安国叙录判然分明,不相混淆^⑤。明正德二年(1507),何孟春注《孔子家语》八卷,卷首载“汉博士孔衍言”云云(即《孔衍上汉成帝书》),次“魏王肃序”(即《孔安国叙录》前半,无后半世谱部分)。何孟春曰:“王肃代安国序。”未举证。清范家相《家语证伪》^⑥卷十一,先“王肃序”,次“孔安国序”(即《孔安国叙录》前半篇),范氏《证伪》云:“此序为王肃所代作,何孟春业已言之。”次“王肃后序”(即《孔安国叙录》后半篇)。汉人著书,书尾叙录,叙世本源流,述本书要旨,司马迁、扬雄、班固皆是。宋本《孔氏家语》卷十载孔安国叙录和连为一体的孔衍上汉成帝书,总题为“后序”,显然是不明古人著书通例所致。“后序”二字,当为宋人所增,意在

①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899、900页。

②详见拙文《〈孔子世家〉尾段补正》,《孔子研究》待刊。

③胡平生先生已用出土文献为王肃正名(《阜阳双古堆汉简与〈孔子家语〉》,《国学研究》第七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515-545页),则王柏此说已被攻破。

④(宋)王柏:《家语考》,《鲁斋集》卷九,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⑤毛氏汲古阁与刘氏玉海堂翻宋刻本《孔氏家语》十卷,王肃序在卷首,孔安国叙录、孔衍上书在卷十之末尾。

⑥(清)范家相:《家语证伪》十一卷,清光绪十五年徐氏刻《铸学斋丛书》本,近年影印辑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中。

与卷首王肃序相呼应,并无大碍,亦无深意。范家相既以孔安国《叙录》之前半篇(范题“孔安国序”)“为王肃所代作”,没有务实的凭据,更缺乏有力的论证;复制裂孔安国《叙录》后半篇世谱部分,改题“王肃后序”,又在《证伪》中指责《世谱》失实。实际上,孔安国叙录所载孔氏世谱事迹,与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、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吻合,《年表》系逢录国家档案,是朝廷论功行赏、颁发丹书铁券之依据,史家加工空间为零。档案级的《世谱》资料,只能是身为孔氏后人的孔安国的记述,是孔安国为《家语》所作叙录的一部分。宋本《孔氏家语》的孔安国叙录,无论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是可信的。早在唐初,颜师古诸大家屡屡征引,公信力毋庸置疑。颜注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,依刘向《录》所载篇目,考量孔安国《叙录》并孔衍上汉成帝书所显示的历史背景,既不以《汉志》著录的二十七卷本为“残”,也不以传世四十四篇本为“伪”,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六字,乃是最为恰如其分地表达——刘向本不是传世的四十四篇本。

《孔子家语》四十四篇,大、小戴《礼记》与之大体重合者,各有十篇,除重复,恰是十七篇^①。刘向以大、小戴记为本,删除重复的十七篇,余下二十七篇,应该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了。故孔衍指责刘向“见其已在《礼记》者,则便除《家语》之本篇,是灭其原而存其末也”。其实,十七篇之外,《礼记》截取《家语》小段,融入各篇,至为繁多。以《檀弓》为例,分别辑自《孔子家语·屈节》、《终记》、《正论》、《曲礼子贡问》、《曲礼子夏问》、《曲礼公西赤问》等多篇,总不能反过来硬说这六篇是从《礼记·檀弓》抄得,既然倒置不成,删除则没有“理由”,由它算了。我们说十七篇“大体重合”,也是很无奈的表述,其间随意删节,貌合神离者多矣。此乃后话,需作专题讨论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大学古籍所

^①(清)陈士珂:《孔子家语疏证》十卷,清光绪十七年三余草堂辑刊《湖北丛书》本。